

中
國
歷
史
寶
庫

大漠煙塵

元代卷
星漢著



K209
2285
10

968137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中國歷史寶庫

(滬)新登字117號

主編：柴劍虹
叢書策劃：鍾潔雄
責任編輯：盧建業
美術構成：Michele

大漢煙塵·元代卷

著者
星漢

出版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上海紹興路5號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崇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版次

1992年10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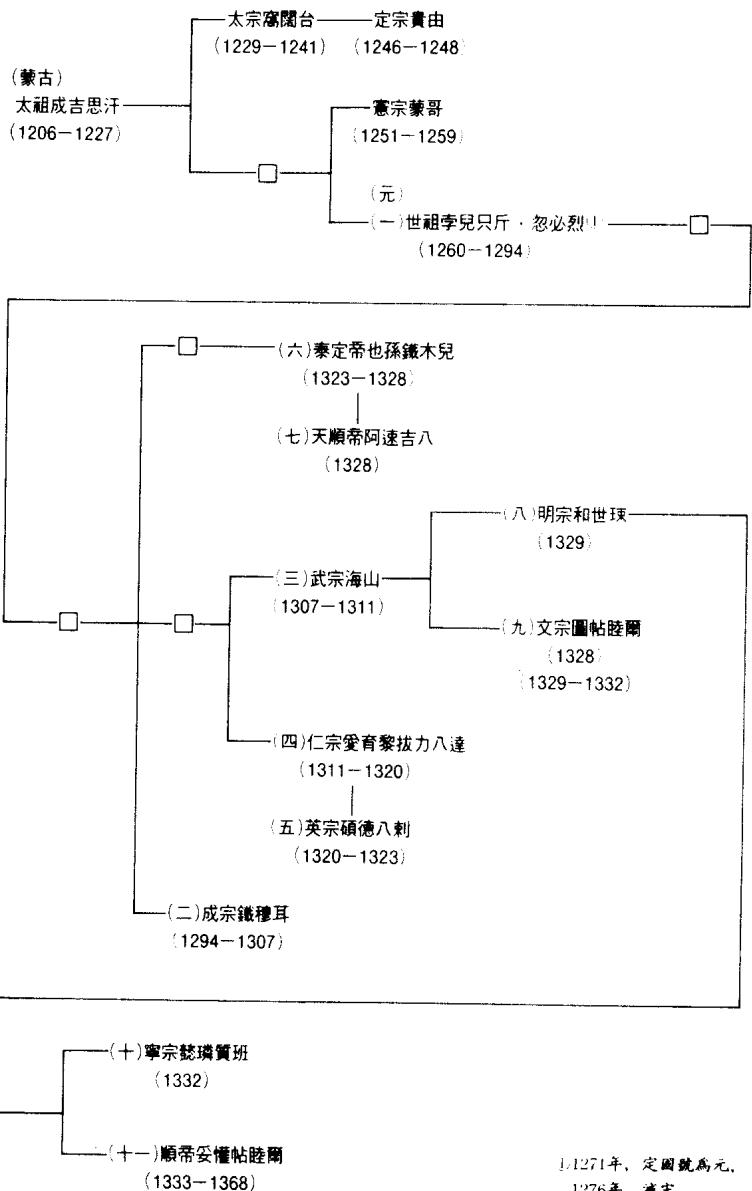
國際書號：ISBN 7-5426-0642-5/G·112

定價

全套十二冊共二八八元

本書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權出版，
只限在中國大陸地區發行

元帝系表





歷史現場

元大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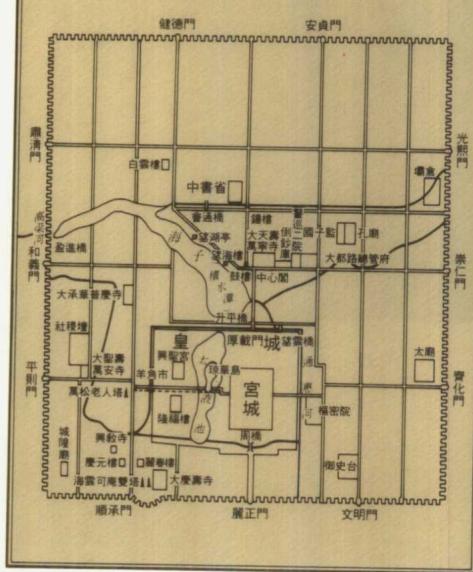
元大都土城遺址（北京）

元世祖忽必烈繼位不久，即把燕京改為大都，定為都城，成了全國統治中心。元大都設計周密，佈局完整，充分利用了原有條件和地理特點。全城規劃整齊，城廓方正。街道寬廣，成東西、南北走向。中心闕是全城的中心，其西有鼓樓、鐘樓，商業區主要集中在這裏，形成前朝後市。大都商業繁盛，貨物應有盡有，所以亦吸引了很多外國商人前來貿易，使大都成為當時世界上的重要都會。



元大都和義門甕城（北京）

《元大都圖》



瓊華島
(北京北海)，
是元大都宮殿建築
的中心。



歷史現場

馬可波羅來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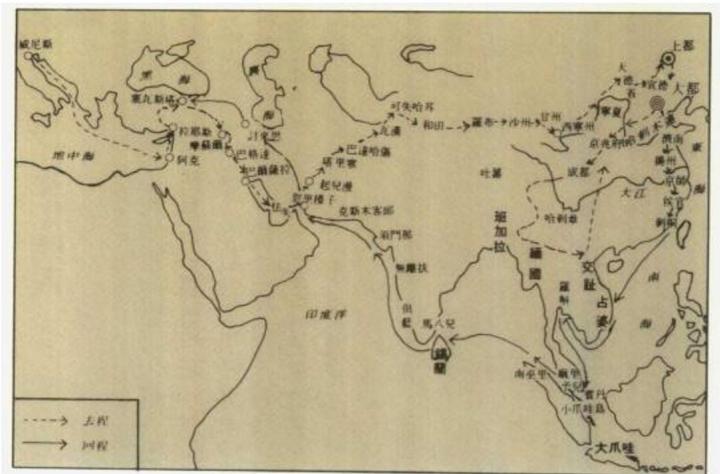


馬可波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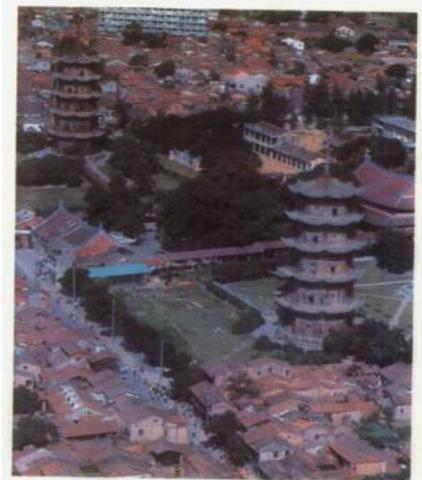
馬可波羅（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出生於意大利威尼斯，十七歲隨父叔來華，一二七五年到達元朝上都。他以其聰明才能，贏得元世祖忽必烈的賞識，留在元朝十七年，並多次代表朝廷出使異國。其後返回故鄉威尼斯，口述著成《東方見聞錄》（即《馬可波羅遊記》）。書中盛讚中國與東方的富庶，文物之昌明，轟動了當時的歐洲。

意大利威尼斯，
馬可波羅的故鄉。





馬可波羅來華路線圖



福建泉州，
被馬可波羅稱為「刺桐城」。
他形容泉州為
「世界上
最大的兩個港口之一」。

航海家哥倫布就是讀了《馬可波羅遊記》，而引起尋找東方的興趣。結果，他雖未找到東方的中國，卻發現了新大陸。



永樂宮及其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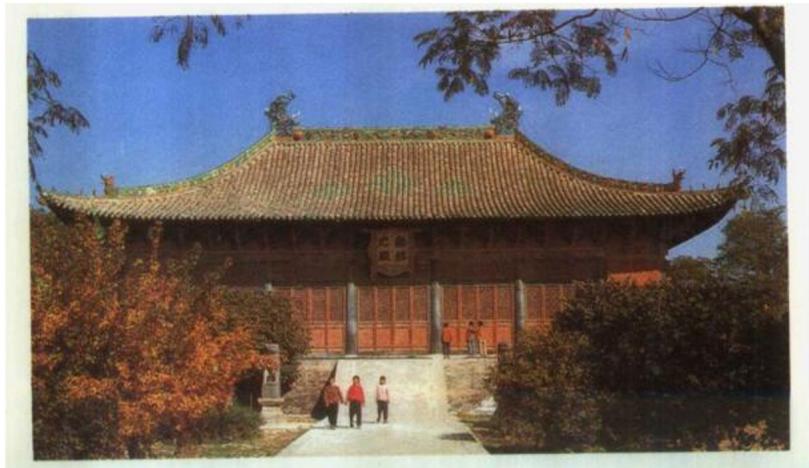
歷史現場

元統治者的文化素質雖然低落，但在元代的九十多年間，仍然有一些為後世所肯定的藝術成就，如以建築及繪畫聞名，位於山西永濟的永樂宮，原名大純陽萬壽宮，是全真教的道觀，相傳八仙中的呂洞賓，便是居住在這裏。

永樂宮的藝術價值，除了宮殿建築本身外，各殿內色彩絢麗的壁畫，同樣值得

重視。永樂宮的壁畫，製作精細，色彩鮮麗奪目，人物造形飽滿，神態逼真生動，場面肅穆莊嚴。壁畫的內容，有描寫宗教人物故事，如三清殿中的朝元圖，也有以山水為主景的人物畫，如純陽殿、重陽殿中的皆是，兩者在技法、精神上稍有不同，但各有其可觀的地方，值得仔細欣賞。

永樂宮三清殿
(山西芮城)



永樂宮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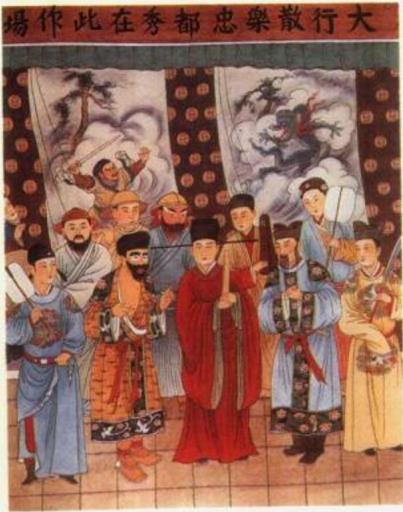
永樂宮壁畫



元曲雜劇

歷史現場

元雜劇壁畫



唐代以詩著名，宋代詞盛行，而元代的「曲」，包括散曲和雜劇，也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突出成就。散曲是由詩詞發展而成的新詩體；雜劇是一種成熟的戲劇，它包括唱、白、表演等，但以唱曲子為主，因而也稱元曲。隨着元朝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居民對文化生活的要求日益迫切，雜劇便應運而生，且逐漸繁盛起來。元代雜劇作家衆多，其中以關漢卿、王實甫的作品藝術性較高，對後世影響較大。

元代的頭飾



元成宗的「婆焦」髮式

元代蒙古男子全部留一種叫作「婆焦」的髮式。這種髮式是先在頭頂上斜向交叉剃兩條

直線，把頭髮分成四部分。腦後的一部分剃光。頭頂前部的一部分可以剪齊或者加工成桃形、尖角形等各種樣式。左右兩部分的頭

髮編成髮辮，結為環形，從耳旁垂至兩肩。清宮南薰殿所藏《歷代帝王像》中的元成宗像就梳理成這種髮式。

蒙古女子喜戴一種高聳而式樣奇特的帽子，叫「顧姑冠」。顧姑冠用樺木做骨架，上面包裹紅絹，用金帛做頂。冠帽上用四、五尺長的柳枝或鐵絲做一個高起的細筒，上面包青氈。顧姑冠隨身份高低而施加不同的裝飾。皇后的冠是用緘錦製成，綴滿珠寶，而一般婦女的冠帽只用粗毛織物，上插野雉羽毛做裝飾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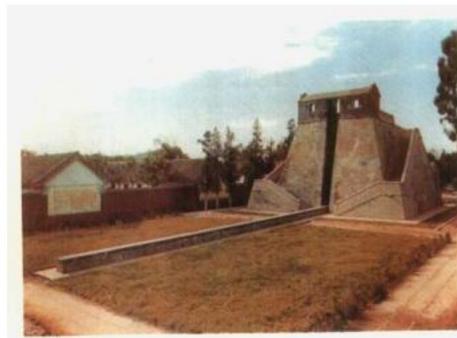
元世祖皇后
徹伯爾頭上就是
「顧姑冠」

歷史現場

郭守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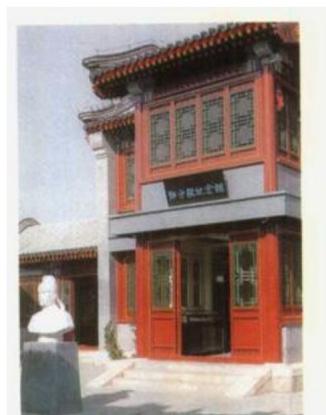


郭守敬（一二三二—一三一六），是元代傑出的科學家。他在天文、曆法、數學、水利、地理學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其是對天文研究和天文儀器的創製，貢獻更大。



觀星台（河南登封），初建於唐代，至元代時再由郭守敬加建而成。它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天文台。

元世祖時，決定修訂曆法，郭守敬和太史令王恂奉命率領南北官進行實測。為此他創製了簡儀、高表、仰儀、正方案等十餘種新的天文儀器。一二七九年，他任同知太史院事，主持天文測量，在全國設立了二十七個觀察點，至今在河南登封縣仍保留着當年所建的觀象台和量天尺。一二八〇年，郭守敬等終於編製成新的曆法——授時曆。次年並頒行全國。郭守敬又著有大量天文著作，可惜今天都已不存。



郭守敬紀念館
(北京)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可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偽」、「記編同時，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郎·咏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萬。細分來，壽終天命，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頊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

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為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敍述各朝各代的「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

他們學有專攻，在題材的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但同時也都盡量注意了廣采博覽，以力圖反映中國古代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至於在寫作的風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語言的深入淺出、通俗簡潔外，無論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鋪敍、描述，還是與此相關的引證、議論，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讀一套書，可以領略寫史的多種手法，這對讀者來講，恐怕也是不無補益的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使這套叢書的內容更完整豐富、形式更生動活潑，更具有可讀性及保存價值，在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精心策劃與具體研究下，為本書配置了許多精彩的圖表及簡潔的說明文字。對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我們的作者與廣大讀者都是應該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劍虹

一九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六里橋宿舍